

一点一滴的感动



■ 悉尼法轮功学员参加克洛斯特集市 学功者众

我这个人按说各方面条件还可以，可就是有点儿不自信。在公司里也是这样，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但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平时更多的是想如何不伤害别人，是否符合真善忍的要求。

一天，一位同事跟我说：“别人对你的评价都不错。”然后又提高嗓门补充了一句：“不是不错，而是全公司对你评价都非常高。”我当时愣住了，我从心里没觉得自己有多好，只是在努力地一点点按照修炼的标准要求去做而已。

我刚到公司不久就认识了车间的兰姐，因为她也修炼法轮功。兰姐说她刚来这个公司时，大家把她当成电视造谣的那种精神错乱者，对她侧目而视。但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大家都爱围着她转，和她谈心。

我问她：“为什么别人那么信任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她说：“没有什么诀窍，就是真心对他们好。”兰姐平时说话办事总是为别人着想。车间里有一个人的丈夫是警察，而这个警察就是曾绑架兰姐的人。兰姐从来没有告诉这个女同事这件事，以免她难堪。而且也是非常用心地对待这位警察的妻子。

当兰姐努力把工作做好时，主管有时候却让她糊弄过去，她就告诉主管：“我做好了，人家不就说你主管好嘛！”后来主管在工作中非常尊重她的意见，还把部门的钥匙交给她管，说她管着比自己管都放心。

其实对法轮功抹黑造谣的攻势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捅即破的谎言而已。真实的一切总会在人们心中一点一滴的积淀，慢慢化成感动。

有一天，一位同事由衷地对我说：“共产党让我举报你，我才不会这么做呢！我们都被你感化了，保护你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举报你呢！”我听后心里真是热乎乎的一股暖流。

一天午休时，主管请我和兰姐教她炼法轮功。我环视了一下，办公室人这么多人，教她炼功合适吗？可转念一想，让大家看看我们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也好。

想到这里，我就把炼功音乐放了出来，兰姐做功法演示，我给她讲动作要领。主管学得很认真投入。最后旁边的五、六名员工也按捺不住，一起来学了。大家在学第一套时，都说：“炼完后全身发热，感觉整个人都通畅了很多。法轮功真的很好啊！”

看着大家全身心地沉浸在学功的喜悦之中，我心里那份感动无以言表。（文/司徒凤）◇

明慧週報

● 鹤岗版 ● 第 14 期 2009 年 11 月 3 日

风雨中 德国民众声援法轮功

【明慧网】2009 年 10 月 17 日，德国东部的哈勒市雨雪交加，但在市中心广场上的法轮大法信息展台前，依然人流不断。

风雨中，法轮功学员为哈勒市民众展示着优美的法轮功功法，并微笑着递上一份份真相传单，让当地民众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持续十年之久的迫害。很多民众参与了反迫害的征签。（右上图）



两位刚刚到德国几个月的中国留学生主动走到了真相展板前，高兴地接过《九评共产党》等资料，并跟学员攀谈了起来。一位说：“我非常看不惯共产党封锁网络，在中国看海外网站太费劲了，我就曾经用过你们开发的破网软件。”另一位说：“其实在国内，只要炼法轮功就被抓，这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真佩服你们，有勇气，有信仰。”

最后法轮功学员告诉了他们目前人们看清中共的谎言和暴行后纷纷加入了三退大潮（退出党团队），并建议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在海外安全的环境下，去大纪元网站办理三退。这两位留学生认真地点了点头。◇

社会学家做了一项有趣的实验：在一个装满镜子的房间里，带进来一只性格暴躁，动辄勃然大怒的狒狒。这只狒狒一进入房间，看见墙壁上、天花板上都有许多狒狒，于是立刻变得气势汹汹，怒吼着扑向镜子里同样咬牙切齿的狒狒们，它上蹿下跳左冲右突，疯狂撕咬，狂叫不止，只半天工夫，便把自己活活累死了。

而另一只性格温和的狒狒被带进这个房间后，突然发现这里有那么多自己的同类，它友善地摇了摇自己的尾巴，向那些陌生的同类们发出和善而友好的微笑，而那些同类们个个也向它摆尾致意，对它也发出友善的微笑。它高兴而幸福地在这间房里生活了下来。

社会学家总结说：“它能这样安然地生活，没有第一只狒狒那可悲的结局，仅仅是因为它的微笑！”

生活就如同平面镜，它就是我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反射。善意反射善意，恶意反射恶意。无论我们是否接受，这个法则都会如影随形。在生活中抱着真诚、宽容的心态善待别人，最大的受益者终归是我们自己。◇



黑龙江鹤岗市大法弟子谭延军被折磨瘫痪后含冤离世



黑龙江省鹤岗市大法弟子谭延军，原住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 45 委 9 组。2000 年 3 月 1 日，在家中被鹤岗市工农公安分局新南派出所恶警章平第二次绑架到新南派出所，给其戴上手铐后，又从谭延军兜内掏去谭家的钥匙，把谭延军家里的大法书籍、录音机、钱、和许多贵重物品洗劫一空，把谭延军送进看守所。在看守所的七月内，谭延军受尽了各种酷刑，被折磨得不能走路，一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九天。公安局怕出人命承担责任，索要谭家 2000 元钱才放了谭延军。

2002 年 1 月 9 日早晨 7 点多，工农公安分局新南派出所所长张军、恶警章平，第三次把谭延军绑架到工农公安分局新南派出所，8 点多钟，张军、刘兵、姜金升和七八个工农公安分局恶警们开车去谭家，因家中无人，便砸开窗玻璃进行非法抄家。姜金升把谭延军家衣柜中的一件衣服兜内的 1800 元现金，抽屉里的 200 元存折，录音机，随身听，皮包、大法书籍、录像带、VCD 影碟等许多物品洗劫一空。9 点多钟在工农公安分局新南派出所，工农公安分局局长李树江对谭延军严刑拷打，拷打一天一夜，并将谭延军衣服兜里的 115 元钱抢去，抄家的清单和审讯材料都是谭延军被打得不能自理的情况下，由两个恶警架着谭延军按的手印，材料上的东西是他们后添的。



2002 年 4 月 18 日工农公安分局新南派出所恶警张志明，去新南小学把谭延军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绑架到新南派出所。在派出所对孩子进行恐吓诱供，孩子看见谭延军的脸被打得青紫、肿得变形，长满了水泡，都快认不出来了，身体靠着墙壁直往下倒坐不住。两个孩子被吓得只是哭，谭延军告诉两个孩子，爸爸的耳朵被他们打得听不见声音了，心脏跳得特别难受。一次李树江提审谭延军时，狱医告诉李树江：“不能再打谭延军了，他去过市医院鉴定，谭延军已经耳膜穿孔，又得了心脏病。”李树江没有听狱医的劝告，还是打了谭延军一天，给谭延军使用大刑进行逼供，李树江恶狠狠地说：“你不说就把你 206 块骨头一块一块查着打，打死有名额，打不死留口气就行。”打昏过去后给按手印。（有许多材料是李树江自己填写的），都是填写的“莫须有”罪名。谭延军生命处在危难之中，还被非法判刑 9 年。看守所还在阻挡、不许家人见面。因身体迫害严重，不法人员几次投刑，都未受理；家属多次找都没结果。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谭延军于 2004 年 11 月中旬被保外就医，并于 2005 年 2 月 27 日中午含冤离世。身后留下二个未成年的孩子。此前，其父谭国义在恶警的屡次迫害骚扰中于 2004 年 7 月 3 日含冤离世。

谁是卖国贼？

说到“卖国贼”，首先有一个“卖”字，手上有货，才能言卖。卖国，绝非普通百姓可以承担。近年来曝光的史料证实了中共才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①1950 年 1 月毛泽东签署《中苏联合公报》，出卖外蒙古、新疆、东北等 588 万平方公里国土，相当于 160 多个台湾的面积。②1996 年 11 月，江泽民签署《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议》，放弃喜马拉雅山南麓九万平方公里领土。③1999 年，江泽民和俄罗斯签订边界条约，承认中俄之间历史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放弃领土面积达 100 多万平方公里。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 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兴地区”、乌苏里江以东 40 万平方公里，还有 17 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④2008 年 6 月 18 日中日签订“东海协议”，放弃国际海洋法赋予中国、延伸至冲绳海沟的东海油田，还把已正式生产“春晓油田”一半主权与日本分享。⑤2008 年 7 月 21 日，中俄签署《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同意对分“黑瞎子岛”，中方仅获地 174 平方公里，另加一个银龙岛。◇

【明慧网】前一段时间，父亲的一位老上司从外地来看父亲。这位老干部八十岁了，是老党员。每次见面他都谈到中共的腐败、黑暗，他的妻子还说：现在的军队都不知道有多黑，根本是无法想象的黑暗。

中共干的坏事，老上司比我父亲知道的要多得多，因为他经常收到上面的秘密文件。他说，前段时间又有文件，说的是“中共执政危机”。当他看到这个文件时，他就打算好了，随时提出退党申请。这次见面，他还说共产党自己都发出了“执政危机”，说明时间不远了。

后来我打电话劝这位老上司说：“现在的社会风气，您也很清楚，您从心里退了（中共）吧！”他大声回答：“好的，知道。”接下来他马上又说家常话了，我以为他没听清楚，于是我又说了一遍：“您记住我的话了吗？”没想到他马上说：“听清楚了，明白，好的。”然后立刻转换话题。看来，我说的话他都听懂了，他一定知道全球的三退（退党、团、队）大潮，同时也注意了安全问题。



父亲知道后有些意外，没想到老上司这么容易就退了。看来中共内部的很多高层干部，都明白中共长不了，都人心思退党呢。◇

注：目前已经有超过 6200 万的中国民众声明退出了党团组织。

中共高层人心思退党